

##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 《红军故事》，平凡中见深刻

◆ 李小菊

国家京剧院有创演革命现代京剧的优秀传统，此次创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另辟蹊径，虽然是宏大题材，但却举重若轻。

京剧《红军故事》采取了叙事文学中最常用的“叙述体”、“回忆体”方式，借一个红军老战士的口吻，把三个散珠碎玉式的小故事串缀起来，这种串珠式故事结构，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缅怀并铭记为新中国成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先烈，而红军老战士重走长征路的行为，使得这部戏成为他带领观众重温当年艰难险阻的荡涤心灵的光辉历程。

剧中的周国才在长征途中还只是一个少年，他亲身经历了刘氏父子感人的事迹：儿子刘水生为他挡住子弹壮烈牺牲，父亲刘红根为了伤兵员的伙食献出儿子留下的皮带这唯一念想，自己却倒在长征路上，刘氏父子前赴后继的英雄事迹，延续的是革命的火种、革命的精神。而周国才的成长，同样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如今依然健在的周国才向儿孙讲述革命往事，他还重走了当年的长征路，偶遇了徐解秀，从而展开《半条棉被》故事的叙述。由战争和牺牲的亲历者叙述这些故事，在增强悲壮意蕴的同时，又赋予全剧庄重和深情的叙事氛围，从而达到感动人心、启迪观众的艺术效果。

在“回忆体”戏曲中，时间的今昔穿越是经常要处理的场景，该剧擅长以戏曲化的手法来表现时间跨越。《半条棉被》中，由袁慧琴饰演的徐解秀有一个动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徐解秀开始回忆往事时，表演者袁慧琴解下系在腰间的围裙，反过来系在头上，围裙变成头巾，徐解秀完成了从老年到中年的身份转换，舞台上则完成了从当下到过往的时间跨越。这样一个小小的道具，承载的其实是中国戏曲

“无穷物化时空过”的虚拟时空观。这是对中国戏曲时空自由、虚拟性、假定性等美学原理以及道具运用、行当设置、身段程式等的娴熟掌握与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的。

《军需处长》讲述的是红军过雪山途中，军需处长火雁在没有任何供给的艰苦情况下，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身上的衣裳，保证全部战士顺利通过了雪山，自己最后变成一尊冰雪雕像，指引后方战士前进的方向。在火雁弥留之际，意识已经逐渐模糊的他仿佛听到慈爱的母亲唤他回家吃饭的声音，仿佛听到家乡熟悉的渔歌，仿佛回到心爱的姑娘身边……伴随着他的回忆，舞台上响起轻快欢乐的家乡民歌，打渔的小伙子随歌踏舞。“新歌舞演故事”就以这样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方式进入京剧舞台之上，融入京剧的歌舞体系之中。在《军需处长》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杜喆饰演的火雁有一大段“腰巾舞”。雪山上肆虐的狂风撕扯着火雁手中的腰巾，这腰巾不但是他最后的保暖物，更是爱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火雁拼命想要抓住腰巾，用手中飞舞的腰巾来表现猛烈但却无形的狂风，他用力地掷出腰巾，紧紧绷起的腰巾表现出被大风吹鼓起的充满力量的形态，也表现出火雁拼命要夺回腰巾的样子。这无疑是一段非常成功的现代舞，既符合既定的场景，又表现人物心态，与剧情、人物和情感紧密交融在一起。

现代戏的舞蹈表演问题，或者说是现代戏的戏曲化表现问题，是当前戏曲创作面临的一大课题。没有了传统戏装上的水袖所提供的表演依托，现代戏曲的舞蹈问题似乎失去了表演支点。《军需处长》中的“腰巾”就是舞蹈表演的支点，是解决戏曲现代戏舞蹈创作的方法之一。

## 心中有朵粉色的云 ◆ 武丹丹



连续两年，每年《剧本》杂志6月号，都有欧阳逸冰的剧作，而且写的都是同一类题材，2017年的《大顺子吼歌》，2018年的《那山有片粉色的云》——而且，皆由中福会文艺排演、公演，此番还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留守儿童是近年来被儿童剧描写最多的题材，关于这个题材，我们见到太多的悲惨场面描述，生活里的艰苦，内心孤独，对爸爸妈妈的渴望……总让人忍不住或眼含热泪或一声叹息。而欧阳逸冰的这两部剧作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笔下的小主人公，没有眼泪，总是那么昂扬，那样快活，特别是《那山有片粉色的云》的小主人公彝族男孩阿鲁。他的爸爸没了，妈妈走了，相依为命的姐姐也失散了，生活的逆流过早地磨练了他。然而，他挺身站住了，因为爷爷临死前，给了他一件宝贝（犀牛角上刻着彝族的十月太阳历），他随身带着它，就像爷爷宽大的胸怀温暖着他。他牢记爷爷留给他的“处事金句”：“富人有金钱，穷人有壮志”。阿鲁

的生活威风着呢，他是周边的孩子王，一呼百应，周遭的孩子们不听家长的话，个个听他领导，因为阿鲁爱护每一个小伙伴。就连那只花白点的猪，也是他的兵，被他指挥得团团转。

在彝族歌谣《等姐姐》的旋律中，你能从字里行间看到在阿鲁的小世界——那个神秘的九连洞，他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自在天成，友爱欢乐。让我热泪盈眶的恰恰就是他和孩子们这样的无知无畏，天真无邪，向往英雄的精神状态——他想象自己真的是英雄，真的能解决一切，他以为挣了钱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可以为了挣钱而准备出走，但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心中有自己的英雄偶像，而这个彝族英雄又经常幻化成自己可爱的姐姐，那就是他的希望。当他遇见了上海中学生赵缙儿，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姐姐索玛，他的希望燃烧起来了，就像那片粉色的云飘进了心中。风知道，树知道，那就是爱。用欢乐去写一个苦涩的故事，更令人心疼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新民  
艺评

## 把时代壮歌写在苍穹之上

◆ 宋宝珍

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成功的工业题材话剧确实不多，人们常常感叹工业题材难写，军工题材尤其难写，也许工业流程很震撼，生产场面很壮观，但是表现在舞台上，很容易流于叙事层面或者现象一般。

《苍穹之上》涉及了带有挑战性的军工题材，表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军工企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奋力追赶世界领先目标，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独立研发、制造中国自己的型号飞机——歼击机的故事，在话剧舞台上首次塑造了中国航空人的英雄群像。

这是一个宏大的现实题材，它关乎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牵连自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历史情结，更显示着面对挑战、攻坚克难、奋斗不息、求索不止的民族精神和奋斗业绩。苍穹之上，寰球如此凉热；苍穹之上，有我时代壮歌；苍穹之上，天风浩荡，腾飞在即，目标永在前方；苍穹之上，星光如目，云霞如魂，那是几代航空人呕心沥血、铭心刻骨的腾飞之梦。此剧意象宏伟，气势如虹，情感浓郁，真挚生动。

《苍穹之上》所反映的生活，视角比较开阔，不仅表现了参与型号飞机研制的科研人员如设计师江川（后升为总设计师）、其妻张琪，集团总裁、总设计师万知远，科研人员黄瑞春、谭晓、试飞员高翔等；也表现了型号飞机的制造者如厂长徐崇立、铆工肖师傅、肖师傅的徒弟江小海；以及上级领导李部长、社会上的军迷女孩、转业后成为飞机零件供应商的程亚杰夫妻等等。此剧的人物谱系贯穿了三代航空人的奋进足迹，涉及了部署、研发、制造、试飞等多个部门的多重关系。

此剧叙事线索跌宕起伏，情节推进步步深入。戏剧没有回避研制型号飞机的艰难性，剧作家的笔触从低潮落墨，表现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军工业处于低谷，原本研制飞机的人们，不得不为解决生计制造民用“巴耳朵车”（带拖斗的自行车）、摩托车、鸡笼子、饭铲子。杀鸡焉用牛刀？看不到前途的人们纷纷转行跳槽。此时从北京回来的集团老总万知远，带来了型号飞机上马的消息，这让江川等技术人员为了找到了用武之地而兴奋不已。此时，军工企业的生产条件非常有限，但是这些航空人心存高远，拼命苦干，不仅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型号飞机，而且要跨越二代三代，直奔四代机的研制生产，让飞机从机械操控变成数码运转，这谈何容易？

技术的攻关艰难重重，心理的适应尤其困难——排除过无数次空中险情的试飞员高翔，面对新型飞机的驾驶却茫然无措，进而打起了退堂鼓。万知远尝试让试飞员参与飞行模拟实验，实现研制、生产、驾驶的协同

攻关。然而在飞机初步完成定型后，又发现了设计缺陷，需要推翻原来的成果，启用新的方案，这是戏剧情节和人物情感的巨大顿挫，紧接着，又出现了发动机在模拟飞行中停机的故障。面临瘫痪危险，需要马上手术的江川妻子张琪离开病床，一步步艰难攀爬，进入飞机悬窗，找出了故障原因，解决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剧中的情节发展起承转合，跌宕震撼，张力十足，气势不凡。

编剧对于航空人的个性具有深入的了解，塑造出独特鲜明、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剧中的江川和妻子张琪，是典型的理工男和理工女，他们为新型飞机的研制抛家别舍，忘我工作，可是儿子小海却成了野孩子，考不上大学，让他们既无奈又自责。剧中，张琪带着小海闯入江川的工作室，江川很诧异，埋怨她不该把家庭和工作搅在一起，张琪恼怒地说：我在家时候，你在家吗？你在家的时候我在家吗？你在家的时候他在家吗？以平常话语把科研工作者的忙碌状态与奉献精神点化出来。他们是要强的，也是理性的，他们的私人情感具有鲜明的职业特点：用说理的方式谈情，用争执的方式示爱，用逞强的方式交流，用离开的方式贴近。工作的压力，精神的焦虑，家庭的矛盾，让他们没办法和风细雨般温和，只能是雷厉风行般行动，这是他们强烈的事业心的表征，也是他们无私奉献的人格精神的集中反映。

作为军工题材的话剧，很多科研奥秘、技术参数无法呈现也没必要呈现在舞台上，因此，此剧重点表现的是科研人员、生产人员、试飞员的真挚情感：一是对民族的深情，二是对飞机的钟情，三是对家人、恋人的亲情。航空人这样形容他们的飞机：“这飞机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啊，外装是它的皮肤，发动机是它的核心，线路是它的血管……在它上面，记载着我们航空工业的过去和现在。”时光如潮，生命如歌，新型飞机的研制成功凝结着几多心血，几多甘苦，几多感叹！戏剧巧妙地交织了研制者的个人情感、科研攻关步骤与飞机生产过程，当飞机在云层之上翱翔之时，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动容。

《苍穹之上》的舞台设计，采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方式，中性的高大的金属框架，显示着大工业的场面和气势；而发动机的实体呈现，在灯光效果的烘托下，显得具有科技含量和视觉冲击力。导演的舞台调度节奏感很强，重点场面的处理很见功力。当然，此剧还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各种情节线索的交织，如何更协调统一，主人公江川的内在心理和情感张力，都有进一步加工、提升的必要。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